

本土作家

石柱山中观鸟

■万启福

1975年,我曾到过石柱两次,情景难忘。

第一次是去寻找金音石。金音石坚硬异常,两石相撞,会发出金属一样的脆响。明朝末年,镇守石柱的女总兵秦良玉开发金音石琢砚,金音石砚磨出的墨,墨色滋润,写字有光泽,被评为四川的四大名砚之一。

我们乘船到涪陵,和涪陵地区商业局及手管局的两名女同志汇合,乘船到了丰都高家镇,这是到石柱的必经之路,一天只有一班过路客车。等车的时候,我去买了两斤芝圆,甜得要命,每斤才两角钱。

汽车翻越横担梁到了石柱县城,城小而古老,有一条玉带河穿城而过,这河是秦良玉修的护城河。到石柱找到了金音石砚传人蔡庭科,由他带路,我们找到了金音石产地“倒流水”(位于石柱西北角,因乡场上、下街水势形成倒流而得名),收集到了样品。

第二次,我和一个师兄到“倒流水”采石。这个乡场虽是鸡毛场,却是三县交界之地。我们在旅馆住下。第二天逢赶场,三个县的人朝这里汇集,人流“压断”了街。这里东西之便宜令人惊讶:大公鸡五六角钱一只,腊肉两元钱一斤,且不要肉票;竹溜,就是竹鼠,剝了皮的净肉,一元五角钱一只……为了宴请生产队干部,托旅馆服务员买了一只麻山羊,花了十元钱,得肉不得皮,皮子须由卖主卖给供销社。

请了八个山民挖石头。头三天是清草皮,除土。中午的时候歇工,几个山民烧了一堆火,砍了一些湿柴,用干竹杆发火,再堆湿柴

上去,堆子足有两米方圆,燃得劈劈啪啪,火力旺盛。十个人围着火堆,烤火兼烤衣服鞋子,然后才吃东西。我和师只吃馒头,挖石头的山民老冉见了,就说“荞翻山,麦打座,荞耙吃了经得俄”,他从火堆里刨了两截荞耙请我们吃。

翌日,正准备开挖时遇到下雪,一连下了五天,山路被雪封住。山中雪雾那天,开挖金音石。我刚拾起一根树杈枝往下去,一股山风把树杈托了起来,竟没有甩下坡去。风劲儿好大,倒流水,水倒流,也恐怕是这样的大风吹倒的?

我又准备弯腰去捡那树杈,忽然眼角瞥见了风中的一幕:在箐沟下方,一两百公尺的低空,一大片叶子在飘,不是往下而是朝着垭口上方飘,叶片飘得乱乱的毫无章法。越飘越近,叶片的影子越来越清晰,叶子渐渐变黄,有的叶片上,冲出云团的阳光给它镶了亮边。我终于看清,这是一大群麻雀,密密麻麻,数不清有多少只,它们迎着垭口下吹的大风向上飞。风把它们吹下去,吹散,吹乱,它们后退了,又向上飞升,展开的翅膀不成双形。一次又一次退而复又往前飞,终于,它们飞过我的头顶。

我转过头注视,它们快要飞到上面垭口时,又被吹得倒退,然而,不知哪只雀儿领头,又朝上面飞。突然,我望见几只雀儿扁着翅膀,一下斜飞进了垭口天光空隙处,后面的大群雀儿都跟样飞了过去。不知过了几秒或几十秒,所有的雀儿飞逝得无影无踪。

几十年来,这群山雀儿冲风飞垭口的情景始终鲜活在我的记忆里……

田园风雅

果落知多少

■陈利

秋冬时节,天气渐凉,睡意大增,正当我渐入梦境之时,窗外雨篷传来“咚咚”的重物撞击声。“是谁这么讨厌!这么晚了还乱扔东西!”心中暗暗声讨之后,我又入梦乡。殊不知,接连几天深夜,类似情景多次上演,让我十分烦恼,定要弄清究竟。

突然间,我恍然大悟,我家就是顶楼,哪有楼上乱扔东西之说。从撞击的声音大小、方位和时间等综合判断,必定是我家房顶花园熟透的蜜桔所为,在催促我尽快采摘收获。

第二天天一大亮,我就赶紧来到屋顶,眼前蜜桔的长势让我大吃一惊,用“硕果累累”一词来形容最恰当不过。金黄色的蜜桔与翠绿枝叶构成了一幅浓郁的秋色之图,甚是可爱。蜜桔一个接一个挂满每根树枝,树枝不堪重负被压弯。散落在地的蜜桔也不少,有的已经腐烂,甚是可惜。好在我有先见之明,在挂果多的树枝下撑起了木棍,避免了压断枝的后果。可即便是做了支撑,仍然有多根树枝被果子压断,让人十分心疼。我发现,有几支挂满果实的树枝伸出了围墙,悬空在外,摇摇欲坠,只要再成熟一些,或者遇到一点风,果子就会掉落,而下面刚好是我家的雨篷。

植物的开花结果与收获是周期性的,从丰收满满到收获一般,再到欠收和绝收,再到丰收,都是周期轮回的“圈”。从去年这株蜜桔树结果甚少的情形,我断定今年秋季必有大收获。因此,今年开春之前,我赶紧给蜜桔树修枝,施加平常发酵的农家肥。开春之后,树枝上开满了香气浓郁的小白花,引来不少蜜蜂上下飞舞,采花授粉。没过多久,小小的花蕊下就长出了翡翠般的小果子。小果子一天天长大,证明了我判断正确。按理说,此时应该有一个重要的环节——疏果,即摘除掉多余的果子,让有限的营养和阳光滋养出高品质的果实。而我却懒得打理,因为吃蜜桔不是我的目的,观赏与收获的喜悦才是我的终极目标。于是,就出现了“硕果压断枝头”“夜间果坠雨篷”的局面。

这时,我想起了“夜来风雨声,花落知多少”的诗句,而我的脑海里联想到的是“果落知多少”的场景。诗人描绘的是春天的美好,而我享受的是秋天的收获与喜悦,只有心中有愉悦与殷实,秋冬的凋零同样有春的喜悦。这几天蜜桔掉落了多少?我也不知道,只当是唐诗中描绘的春花花瓣,飘落入土呵护花罢了。

世间万物包括人类都有它的休养生息、劳作播种时间表。春播夏长,秋收冬藏就是大自然的时间表。该采摘收获了,而我没有及时进行,果树就以它的“掉果坠落声”唤醒我。遵循大自然的时间表,也是一件惬意之事。

于是,我立即投入到采摘蜜桔的忙碌中去,换上衣、戴上手套、拿上剪刀,肩上挂一个大口袋,先从伸出围墙的果子下手,小心翼翼地进行,结果还是有几个蜜桔掉了下去。采摘过程中不仅有丰收的喜悦,还有树枝散发出的特有的芬香,这种特别的沁人心脾的柑橘香灌满我的鼻腔与口腔,让人心旷神怡、神清气爽。

几剪刀之后,肩上已承受不起果子的重量,赶紧将采摘下来的果子倒入大塑料框内。为了把成熟的蜜桔全部采摘完,我歇息了几次,耗费了近一个小时。初步估计,共采摘了35公斤左右。看着满满一筐蜜桔,心中的滋味无比甘甜,我们一家人肯定是吃不完的,接着就是亲戚朋友一通送,大家品尝后都说“是真正的果酸味!难得吃到”“这才是童年的味道”……种花养草,栽树结果,就是人为地营造大自然的神韵,零距离体验与享用大自然的馈赠与美好。

闲思笔录

几许风雨多知足

■冉焯

过生日的时候,女儿为我精心绘制了一幅画,还写了几首小诗,满满一大纸盒的手工自制礼物,我真的很感动知足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越来越喜欢简单和安静,没事的时候就出去溜达溜达,散散步,湖边、小树林里、林荫路上,都留下了我的足迹。单位旁边有一个休闲广场,宽大的广场人流不多非常整洁,周围栽种了一些柳树竹子。夏天下班后,我就去那里享受片刻的安宁,偶尔会遇到一些民间歌手在那里唱歌。我真的很佩服他们的勇气,路过的人也会停下来为他们鼓掌。我喜欢这样的自由,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竹林边还有亭台,可以在那儿坐坐,邀约朋友品茶谈心,这里的风景处处洋溢着安宁、美好。在这里,你可以暂时忘却一切烦恼,独享此刻的幽静、悠闲。大自然赋予了我们一切,有花有风有雨,接纳它的美好,也接受它的风雨,顺其自然,你才不会被它所左右。

常常在田野中感受风的温柔,

沐浴在阳光下,感觉整个世界都是自己的,与他人无关,在那一刻,内心的安宁才真正地显现出来。你可以想一想一些美好的事情,也可以从一些俗事纷争中得到一些感悟,让自己的心沉淀下来,投入到风风雨雨的人生中去。

朋友有两个孩子,一个念大学,一个念初中,生活的压力让她极其不适。她从老远的地方来到我所在的城市,只是为了多挣一些钱,让日子细水长流地过下去。前几天碰到她,她告诉我,她的父亲卧病在床,母亲没有能力照顾,小孩儿也被猫抓伤了,很是担心,但生活总得继续下去。说这些话的时候,她脸上挂着一副淡淡的笑容。她不说我的话,我也会以为她过得云淡风轻!其实,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些无法言说的苦楚,有些话不能出口,有些事只能埋藏在心里,真的没有办法感同身受。有些路,有的时候只能自己一个人走,没有那么多人陪伴,或许,别人能陪我们走一程,我们已感激在心。人生的路很长,在路上我们会经历不同的风景,会看见不同的路,路上的风景不同,你的感受也会不同。

经历不同,感受不同,对成功的意义也会有不同的理解。或许对有的人来说,大富大贵就意味着成功,就像姨妈的大女儿,学习很好,工作也很好,但在北京工作,离家远,不能陪伴父母。姨妈的儿子,没有女儿学习好,初中毕业后就在市里找了一份工作,离家近,他就可以常常回家看望父母。还记得大概是1999年的时候,因为母亲多病,我毅

然放弃了在西安市电视台工作的机会,回到家乡陪伴年迈的父母。因为我知道“父母在,不远游”的道理,最重要的是感恩,感恩父母当初尊重自己放弃体制内的工作而去创业搞乐队的折腾,为我保留了一个遮风挡雨的家。

在外的孩子有出息,对父母来说是“养心”,在外人面前可以夸赞一番。但是,守在身边的孩子,则是在父母需要帮助时不离不弃的亲人。所谓坚强,不只是挣扎着与苦难的背水而战,也不只是绝地无声的孤勇,更是平淡日子里的某些坚持和爱。

我的一个同学,在女儿相继确诊癌症和抑郁症之后的10多年,他的人生也发生了改变。他一直以慈父的形象出现在女儿面前,接受她的不完美不成功,忍受她的倔脾气,同时,作为丈夫他尽可能地帮助同样患有疾病的妻子照顾好家庭,减轻妻子的压力。他以常人无法承受的耐力支撑着这一切,虽然有时候也很矛盾,也有无法承受的时候,但当他感到疲惫的时候,他会在林荫路上走一走,缓解一下高度紧张的神经。他说,他要像天空一样坚强,无论还要走多远,心安就好!

耳畔想起香港音乐人罗文的《几许风雨》——“一生之中谁没痛苦,得失少不免,看透世态每种风雨,披身打我面……”人生的风雨,每个人都会经历,就看你怎么去对待。无论怎样难,生活依旧会继续。我们无法预测未来会怎样,过好当下的每一天,才是最重要的。

村子的尽头,有一个铁匠铺
铺外的土坡上,有一尊菩萨
铁匠铺没什么生意,菩萨也没有庙宇

铁匠挥动铁锤,高过了头顶的月亮
菩萨放下身段,坐在一丛蒿草里
岿然不动

一切寂静的声音,到这里都格外清晰
人世的繁华流到这里,只剩下了
水流的声音,火烧的声音,锤打的声音

每一声,都是一次祝福
每一声,都是一次超度
人间与天界的交界处,铁匠在诵经
菩萨在修行

要一万次按住内心的火,方可成为铁
要一万次按下肩头的雷,方可成为菩萨

诗词春秋

殷艳妮

偏岩铁匠铺